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九回 好友忽逢共酌十觥言志 狂風猝起終成兩地相思

急得後面搖櫓的船家，亂跳亂喊。大郎袖裡藏著十枝竹弩，正在學習指掌臂法，一時不禁跨出船頭，望著鎖人的水手，把手如法一伸，恰射中大股之上，鮮血直淋，叫聲哎喲，站立不住，倒在船上叫喚。那邊船上，跳出三四個人，來打大郎。大郎用手一架，當頭兩個，一個已滾下河去，一個跌轉大船頭上，爬不起來。那後面兩個就嚇住了腳，大喊：「打死人了！」大郎著慌，正要避入艙去。猛聽得那邊船裡，大吼一聲，奔出一個大漢，跳過船來，一手揪住大郎胸脯，望著河裡就攢，卻攢不倒。大郎忙用手肘，照著大漢手彎直坐下去，卻坐不脫，因也用手揪著大漢。兩個人你一拳，我一拳的蠻打，只聽得一拳下來，就如打油車的一般，轟的一聲，震得那船頭擺了幾擺，船底水聲轟隆轟隆的響，連那邊船上的人，都看得呆了。岸上人齊聲喝采，說道：「好打！」素臣睡在中艙，聽得鎖了人去，慢慢的披衣起來，聽喊打死了人，慌忙穿著，又見大郎與人廝打，勢其兇猛，急趕出艙來，口裡說著：「不要混打！」把眼一看，失聲道：「老弟！」那大漢與大郎，俱各放手。大漢道：「素兄，此位何人？」素臣道：「這位劉兄，是我相與。你且進艙來，和你細講。」那邊船上家人，忙把船家開鎖，說道：「誰知是文相公的船！」岸上人都道：「誰知是一家子人，在那裡瞎打！」哄的一聲，都散去了。兀那大漢端的是誰？卻是素臣最相好的朋友景日京。日京進艙，素臣問：「緣何在此？」日京道：「話長哩，你這劉兄，真好膂力，實是可愛！」素臣笑道：「打得你不疼麼？」日京道：「要打得疼才好。不痛不癢的，就一日打到晚，也沒勁。劉兄，你多少年紀，會什麼武藝？方才發的弩箭，可是素兄的傳授？」素臣驚訝道：「你講什麼弩箭？他還沒有學會，你如何知道？」日京道：「素兄原來不知，我那邊水手的腿上，敢還在那裡淌血哩。」大郎道：「是小人冒昧，看見鎖了人去，一時氣忿，就發了一弩，不料竟射中了，弄出事來。」日京道：「休說閒話，你究竟多少年紀？會什麼武藝？說出來罷。」大郎道：「小人二十三歲了，不會武藝。就是文相公教我用弩，才學了兩日。」正在說話，只見那邊船上，走過一個人來，說道：「表兄外達了。」素臣道：「原來梁公在此，日京怎總不提？」日京道：「我要緊問劉兄的話，忘記和你說了。」梁公道：「他們大鬧，我尚未起身。後來聽見表兄聲口，才急急走來的。我們如今快搬在一處去。」素臣問：「可是同路？」梁公道：「弟的船是回去的。」素臣大喜，吩咐把行李都搬上大船，淨過手面，吃了早點，四人坐下聚談。

日京道：「劉兄好膂力，素兄若不出來，我定要吃虧哩。」大郎道：「小人勉強支持，已是筋疲力盡。文相公若遲一會出來，小人定要受傷了。」日京道：「你這話通是假，老實對你說罷，我兩個要算做棋逢敵手哩。」素臣道：「閒話休提，我且問你兩人，緣何事到此？我出門時，梁公尚未回，何以又在一處？」日京道：「我那日吃酒回去，就到縣前打聽那賊禿下落，方知那賊禿的師父，是賜紫禪師，縣裡賊匪開釋了他，立刻叫他走了。弟回家氣了一夜。明日一早起來，也沒向家裡說知，打聽他往浙江，就一路趕下來。那知連日遇雨，倒受了他的累！到得杭州，方知那賊禿在靈隱寺掛搭，正往那裡找他，卻遇西湖後山發蛟，險些兒弄到水裡去。候了他一日，沒處下手，那知被昭慶寺裡接去，祝由治病，正值寺裡火著，連那生病的和尚，都一齊燒死。」素臣方知替鬆庵治病的，真是這個行疊和尚。點著頭道：「這真是天網恢恢了。」日京道：「我打聽這賊禿已死，親到火燒場上，又見無數焦炭也似的屍首，說個個都是和尚，心裡愈加暢快，在湖上吃了一醉，才回寓所。前日到關上去搭船，只見管關主事送出梁兄來，就下了船。不料因與劉兄廝打，得會素兄。」梁公道：「弟自江西回來，路過北新關，因關上主事，是先父的門生，順便一望，不想遇著日京。」日京道：「表兄要往江西，緣何忽要回去？」素臣因把前後事情，述了一遍。日京大喜道：「原來劉兄是素兄的大舅哩，今日我作東，替素兄會親。」大郎連聲道：「小人怎敢？」梁公道：「還是小弟作東，一來壓驚，二來賀喜，三來為日京、劉兄合面。」日京道：「什麼合面？不是這一打，我們怎得成交？如今是好了，與素兄做了親戚，我兩人便得常會，正有得打哩！」素臣等一齊失笑。梁公命家人坐著小船，趕回烏鎮，買備酒餚。將大船暫泊岸邊，講說江西風景。梁公道：「自小讀《滕王閣序》，不勝慨慕。豈知浪得名耳！」因極贊匡廬、彭蠡之妙，勸素臣至江西，必當暢游。日京道：「匡廬競樓，彭蠡溝渠，若欲大開眼目，非崑崙、滄海不可！」大郎道：「小人曾從乍浦出口，飄至一島，尚在內洋，登山四望，已覺眼目一空。何況崑崙、滄海？」素臣笑道：「日京每作乘桴之想，不謂劉兄乃與同心。如有用我，其為東周、魯、衛諸國，尚可大行。況今天下之一統乎？何必懷居夷之志也。」

四人議論一會，酒餚已備，擺將上來。日京要大郎坐首席，大郎抵死不肯，說道：「景相公若這樣相待，小人就下小船去了。」日京道：「什麼景相公？我和你是朋友了，以後若是這樣稱呼，須吃我三拳。」梁公道：「日京怎只顧講打？以後劉兄若不與我們朋友稱呼，當飲以三巨觥。」素臣道：「最好。」梁公定素兄首席，大郎次席，自己與日京上下列坐。大郎不敢與素臣對坐，日京硬拉不從。素臣見他執意，只得把梁公一座換與大郎。日京道：「也罷，我們對坐著好。」大郎復不肯肯日京，日京暴跳如雷，方才坐下。三人原是好友，日京更喜新得大郎，談笑風生，歡然暢飲，自午前直吃到日落，湯飯過後，點起大蠟，煮茗談心。只見兩個船家，進艙磕頭討賞，一個是被弩所傷，一個是跌下河去，被水底石塊磕傷了頭臉。素臣解開銀包，取出一塊三五錢重的銀子，賞令買酒補苦。兩人連連磕頭，歡天喜地的出去了。素臣道：「劉兄，這弩豈是輕重發得的？幸喜未經練習，臂掌之力，不能運聚，若工夫深了，箭上再用藥煮，則中者無有不死。非到戰陣之上，及猝遇江洋大盜、北路響馬，斷不可輕發，致傷人命！你因何孟浪若此？」大郎道：「小人該死。也只道初在學習，未必能中，就中，也穿不進皮肉去。一時氣憤，發了一弩。半日在這裡懊悔，以後再不敢混用了。」日京道：「素兄休再埋怨，劉兄也不須懊悔，不是這一弩，便不斷打，怎知道你有這等膂力？以後只依著素兄說話，不是江海裡，就到北路上守候強盜去罷。」眾人俱笑。日京忽然要與大郎比起力來，梁公道：「這船上又沒有石磐，如何比法？且到家再處。」日京不依，定要比較。素臣道：「取一根柴棍來，你們坐下，各將腳底對押住了，將柴棍橫在兩人腳尖上，四隻手抓住棍子，一時用力。坐得住的，力量便大。坐不住被提起來的，力量便小。」日京已坐下地，連叫：「取柴棍來！」船家遞進一段柴棍，日京拿著，連催大郎。大郎被逼不過，只得也坐下去。如此押好，兩人一齊用力，真像一對猛虎，在岩谷中狼鬥起來。但見：

狼腰作勢，虎背施威。緊咬牙關，滿口敲金戛玉。生拗臂膊，深身簇鐵攢鋼，依稀朱紫啖生人，忒出赤眼睛有核桃般大；彷彿神荼擒死鬼，扛起青筋膜有骨拙般粗。腳似排沙，遇石壁銅牆，一步也支撐不去；手如鋸樹，到盤根錯節，兩人都扯拽不來。

兩人各施神力，並至良久，這柴棍只在腳尖縫裡，休想移動半分。梁公道：「未知鹿死誰手，真可並驅中原矣！不必並了！」日京把頭搖了一搖，用盡週身之力，將兩手忽地一緊，這棍兒竟有動移，大郎的臂尖待要離地而起。素臣暗揣：大郎畢竟輸了。卻見他牙關咬響，盡力一凝，只聽刮喇一聲，如空山爆竹，一根柴棍，拉作四截，四隻手內，各擊一段，仰跌下去。震得船板怪響，這樣的大船，兀自連連擺動，船底水聲廓落，那一枝大蠟台，幾乎折下地下。素臣大喜道：「這才是棋逢敵手！」眾家人都看了出神，喝起彩來。船上水手、舵工，都嚇呆了，道：「這樣碗口大的柴棍，截作四段，沒有幾千斤的燥力，也休想罷。」梁公道：「再檢粗些的柴棍，日京和劉兄，試與表兄一比，看也支持得幾時？」日京喊道：「劉兄休聽梁公瞎話，素兄神力，好與他比較的呢？只上手便提了起來了！他容你支持一刻嗎？」舵工、水手俱搖著頭不信，還有大似兩人的力氣？因眾家人都說不錯，便一齊眼睜睜地呆看著素臣。大郎道：「文相公神力，是知道的。誰敢比試，不成了蜻蜓搖石柱嗎？」船上人方才信了。梁公道：「既不比試，可燙壺酒來，與二位接力。」家人們一面斟酒，一面開鋪。日京看見素臣床鋪，駭然道：「素兄寒士，何勿奢侈若此？」素臣將驚吹感恩贈送之事說了。日京道：「未小姐多情人也！」梁公道：「這床褥子，殊不相稱。」素臣又把換給璇姑之事說知。梁公道：「表兄亦多情人也。」素臣解衣就寢，梁公瞧見汗巾，先贊道：「此夜來神針也！又是何人所贈？」素臣笑而不言。大郎道：「是我妹子做的，胡亂給文相公擦手。」梁公細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針指不消說是第一等了。這春風曉日，尤與表兄相稱。表兄志

在攘斥異端，正如日出扶桑，陰邪悉滅，陽光遍照，萬物皆春，他時功業，兆於此圖矣！」素臣道：「此我酒後妄言，梁公何由而知？得毋日京饒舌耶？」日京道：「是小說說的。素兄得權行志之時，這殺和尚的劊子手，是我定下的了。劉兄卻不可倚著私親，想來攙越。」說罷大笑，把壺內餘酒，一飲而盡。素臣因問梁公之志，梁公道：「弟庸人，安有所志？」日京嘆道：「你不必瞞了，我已問過他，他要做個儻步兵，風流御史，如阮嗣宗、杜牧之一輩人哩。」素臣道：「梁公情見乎辭，這才是多情人哩。可惜瓶已告罄，到明日補賀十觥罷。」說罷，就寢。

次日黎明，已到天江碼頭，大家收拾回家。素臣腹中輪轉：母親家教極嚴，此時須慢慢的宛轉稟知，豈可一時冒昧？亦且未經稟命，即帶人回家，難免專擅要求之罪。因向大郎說道：「我本欲同你上去，如今想起卻有許多不便。你可先回，對令妹說，叫他放心，大約月內，就來接他便了。」大郎唯唯。卻俟素臣上岸，俏向鄰里訪知，水夫人大賢大德，田氏賢惠非常，與梁公家人所言無二，滿心歡喜，方坐著原船回去。

素臣到家，將前後事情細述，單不提璇姑之事。水夫人淒然道：「奚囊這小廝，最有天性，那相貌也不像早夭的。只願有人救去，便謝天不盡了。」田氏及丫鬟等，俱為悲感。文虛夫婦，聽見兒子被難，哭得更是慘傷。水夫人道：「你起身後，未家老伯就有書來問候我，說他現在杭州，要你弟兄們去一會。你哥哥要在家照管，未得前去，寫書回復，說你已到江西拜他。他還送了幾色土儀，幾疋綢緞，因是世交，只得受下。誰想你在湖上，救了他大小姐之命。只是二小姐並無下落，難免悲傷。」因問田氏道：「他家人是幾時去的？」田氏道：「是初七日到，初八日去的。」文虛傳稟：「門斗在外要見。」素臣出去，問知宗師按臨蘇州，先考蘇州，十八日取齊，二十日開考。水夫人道：「為何考信如此急速？你哥哥身子不好，不去亦可。你既回家，該去應考，歇息一兩日，明後日起身罷。」

素臣領命，到古心書房中來問候，即述考試之事。古心道：「我無大病，不過脾胃不好，時常作瀉，你說不藥為中醫，節飲食，以俟其元氣自復耳。我本無意功名，母親既許不去，是極好的了。」因問別後之事。丫鬟秋香送上茶來，素臣一面吃茶，一面將在外之事，細細述了一遍。古心道：「出門不過幾日，就有許多變頭，可見世路崎嶇。我之志在杜門，正為此也。你雖別有主見，以後也要斟酌。」素臣道：「大哥所言極是。如果道不足行，便當如五湖母舅，挈家避世耳！」古心復問：「璇姑之事，曾否稟知母親？」素臣道：「母親嚴正，須緩緩乘便稟明。弟於後日即赴江陰錄科，大哥在家，須向母親歡喜時節，乘便為弟進言，必要婉曲剴摯，說得出劉大一家苦情方好。」古心應允。

只見日京直趕進來，素臣放落茶盞，起身接住。秋香笑嘻嘻的，收著茶盞出去。古心道：「學台按臨江陰，舍弟後日起身，日京同船去罷。」日京道：「那樣沒要緊事，那在小弟心上？我是來請劉大哥去吃酒較量哩。」素臣因把大郎隨身回去之事說知，復叮囑道：「家母跟前，尚未稟聞，你聲氣低些。」日京道：「你這膽子忒小了，拼著躺在地下，打爛了屁股，伯母的氣敢自悞了。不該放他回去。」說罷，怏怏而去。

素臣復進內，見了玩氏，問問兩姪功課。走過這邊來，卻是何如與元首公等一班好友，訝素臣速歸，特來詢問，並約同往江陰。素臣把擇期十五之事說了。首公道：「素臣也擇的這一日，正好同行。」及說到湖上之事，無不駭然。復要公席接風，兼以壓驚。素臣懷著鬼胎，力辭掉了。素臣陪水夫人吃飯，心裡忐忑，不敢吐出璇姑之事。飯後，勉強出門，去看還眾人。直到晚來，在枕上私與田氏說知，並囑令進言之法。田氏喜道：「這是極好的了。奴家虛弱，常是三好兩歉，原怕誤了嗣息。得他來相幫扶持婆婆，料理家事，也好替我許多心力。」因極口應允。

次日早晨，水夫人房中丫鬟函跑來，向田氏悄悄的說道：「二相公在外娶妾，瞞了太太，如今弄破了，叫紫函去請二相公哩。」說罷，如飛而去。田氏大驚失色，忙至水夫人房中，見水夫人滿面怒容道：「玉佳在外胡為，曾否知道？」田氏因把素臣苦衷，及不敢冒昧稟知之處，宛宛轉轉的稟說。素臣已被紫函叫進房來。忽見水夫人怒容，這一驚不小！正是：

水向背中澆下去，雷從頭上打將來。

忽忙跪倒水夫人膝前，匍匐於地，不敢仰視。田氏也急跪下代求。水夫人怒罵道：「你這逆子，枉讀詩書，空列學校。豈不聞瓜田李下，君子不居；濮上桑間，詩人所刺？施恩望報，乃鄙士之胸襟；這德不卒，豈通儒之意量？昔柳下坐懷，不聞貯之金屋；魯男拒色，唯知閉此柴門。乃敢陽托知恩報恩之名，陰行知法犯法之事。下既虧你一生行止，上復玷你祖父家風。倒不如死在湖中，得個完名全節！你還有何面目回來見我？」素臣嚇得爬在地下，只是發抖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虧得田氏把素臣再三辭絕，及璇姑一家苦情，含著兩眶眼淚，代素臣剴切陳說。水夫人怒氣才略平些，說道：「若不看媳婦分上，便當盡法痛處。如今幸未成婚，惟有乘墉勿攻，掩蓋前愆罷了。」古心聞知水夫人發怒，一來怕母親氣壞，二則恐兄弟受苦，扶病而至，入房跪求。水夫人叫紫函扶起，說道：「你身子不好，不該勞動。你兄弟所作所為，不顧廉恥，若非他妻子賢惠，恨不得處死了！我已吩咐他，趁此中止，則亡羊補牢，猶未為晚耳！」古心道：「母親所言，固是正理。但璇姑一家性命，恐不能保。賢者守經，聖人行權，望母親體太上之達節，全兒女之私情，還是收他回來的好。」水夫人佛然道：「我讀史書，最惱漢儒牽扯行權二字。子臧雲：『聖達節，賢守節。』賢且不能，妄言達節耶！假權之名，行詐之實，真乃小人之尤。安得以此誑我！玉佳既未與璇姑苟合，何至關係一家性命。這是你弟兄們串通著，來欺罔我了，殊屬可惡！」古心吃，不敢置辯，但說道：「孩兒輩若敢串通著欺罔母親，豈非狗彘不如？還望母親詳察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既不是串通，快些回房去罷。你身子不好，休要久站在此。」古心只得告退。

田氏抬起頭來，復稟道：「方才大伯說的話，實非欺罔婆婆。據媳婦看來，這璇姑的性命，是斷不能保的。他哥哥如有人心，恐亦不能無事。若兄妹二人俱有變頭，則璇姑之嫂，所靠何人？一發難於存活了！婆婆以好生為心，即一草一木，也不肯輕易毀傷，何況一家性命？還望婆婆垂察。」水夫人道：「你且起來，把璇姑一家性命不保之故，細細說與我聽。只恐人情巧變，未必如你所料耳。」田氏道：「官人跪在地下，媳婦怎敢起來？那璇姑姿容德性，據官人說來，俱是好的。已與官人沾身著肉，四夜同床，豈肯再事他人，含羞苟活？即可性非激烈，未即捐生，而一聞棄捐之信，必深薄倖之冤。晨昏氣苦，難對人言。積怨憤愁，悔恨入骨！加以親鄰訕笑，兄嫂嗟呀，觸目傷心，沉痾莫療，亦必飲恨而死，難望生全！其兄既有人心，則因其妻之故，而致其妹子死，既無以見祖宗於地下。而官司相驗，道路流傳，積念煩冤，牽腸怨悔，亦難顧顏人世！至於石氏，則既能拒淫僧之奸，豈不守丈夫之節！而一室三人，兩俱非命；婦人短見，勢必輕生。即或未然，亦難久活！望婆婆憐此三人之命，開其一線之生，真屬陰功萬代！」水夫人不覺慘然，沉吟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據你說來，則木已成舟，實難挽回了。但收之則非禮，棄之則不情。聽憑他自去主張，只不要向我說，省我生氣！」當命紫函扶起田氏，喝令素臣起去。兩個叩謝起來。素臣見水夫人怒氣已平，含淚稟道：「這事全要母親作主，若母親不管，孩兒如何敢收？璇姑性命仍不能保的了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明日就要起身，這也不是什麼風火之事，快出去收拾行李罷。」素臣不敢再言，退出房來，想母親已有允意，且到江陰考了回來再處。

次日，同了何如、首公、成之、雙人、日京、梁公等六人，去江陰候考。二十一日，掛考蘇州一府已進生員，素臣叔姪與首公、梁公四人入場。試畢，寫出文章，你我互看。大家都道：「是素臣的好，這番決定冠軍。」日京道：「此文局法正大，結構謹嚴，命意俱不猶人，設色迥非常彩，行間奕奕有光，字裡鏗鏘作響，豈特冠軍，兼可名世。」素臣自己反覆細看，亦覺得得意。暗忖：「即不冠軍，亦斷不出三名外去。」寓中無事，與何如等四人結伴，游覽春申、席帽、蓮華、石筏、巫山諸名勝，到處留題，無不精妙。素臣之作，尤為絕倫。一日，游至九爐，慨然道：「幹將、莫邪之劍，相傳鑄於此山。前日本欲往豐城，尋埋龍舊獄，卻在湖上遇水，此願竟成畫餅。如今回去，一定要續舊游的了。」

到了二十九日，掛考吳江縣童生，成之、雙人、日京一同進試。素臣等送考回寓，提調衙門已拆發已進之案，門斗來報：首公一等第一，梁公亦是一等，何如考在二等中間，惟有素臣，竟自入海去了。首公憤憤不平道：「怎麼素兄這篇文章，竟有三等之理？劉賁下第，我輩能無厚顏！」素臣笑道：「好尚不同，取捨自別，此何足介意！但家叔這篇文章，定該不出五名，列於二等，

在知與不知之間，為可詫耳！」到晚，成之等出場，寫出文字，大家稱贊一番。素臣道：「你們看這三篇文字，是那一篇最好？」首公等道：「文字不相上下，神完氣足，俱是作家。只覺這日京一篇，尤有卓識，精鑿不刊，冠軍無疑。」素臣道：「英雄所見略同。但據我看來，成兄，雙人，定然恭喜，日京的倒未必穩。」首公等都不服道：「若不入日京，試官便是瞎子。」素臣笑而不言。果然發出案來，成之案首，雙人第三，日京竟在孫山之外。眾人一齊叫屈。日京笑道：「素兄考在三等，我就不想進學了，豈待今日始知！」復試發落，謁見已畢，僱船回家。經過九龍、虎阜諸山，各有留題，不必絮述。

素臣到家，見水夫人微有怒意，吃了一驚。及聽責備出來，是為考低之故，反得按定心神，但無言可答，唯有認罪而已。水夫人索考作看過，問：「可是場中原本？」素臣道：「孩兒從不作假，況敢欺誑母親？」水夫人回嗔作喜道：「這是我錯怪你了。有此佳文，不能前列，乃試官之過，非汝之罪也。」素臣見過兄嫂，進房即問璇姑之事。田氏道：「奴家竭力進言，婆婆已肯收留，說：『等你官人回來，稍停幾日，差人接取。』且靜聽婆婆之命，不可催促，恐反觸怒。」素臣忙作揖致謝，田氏回禮不迭道：「這是奴家分內之事，怎敢勞謝？」素臣因寫了一封書，並檢出曆算書器，差人先寄與璇姑，以安其心。其書曰：

太夫人心最仁慈，而性極嚴正。歸家，知汝之事，勃然大怒，以我為德不卒，妄行非禮，幾至不解。賴正室跪求，宛轉周全，目下怒氣已平，將來可望合璧，汝其安心以待。算書全部，一百三十二本，規矩一匣，儀器一具，專人寄付，好為收領。算法妙於三角，曆學起於日躔，以汝靈心，悟我成法，如膠投漆，如露凝香，正地慮日月跳丸，茫茫無定，璣衡轉軸，渺渺無端也！日佩汝巾，夜眠汝褥，形離神合，更勿問風雨矣！倘魂香夢，當亦同之！後會非遙，珍重珍重，兄嫂前統為致謝。餘不（爾見）縷。夫主素臣字付璇姑收閱四月十四日

素臣封好寄去，在家靜候好音。一日晚間，水夫人向說：「你在杭州所做之事，本屬苟且。但念彼一家苦情，只得領回家來。我已擇定五月初八日，是黃道不將吉日。初二日，是出行吉日。你可於初二日前往，於初八日進門，以完此事。」素臣大怒，去通知哥嫂，只聽見秋香頂嘴口聲，進房根問其故，方知前番素臣回家，將璇姑之事，囑托古心，被秋香聽見，報知水夫人，以致發怒。今被際氏查察出來，罰跪著要打。秋香不服，說原不該瞞著太太，正在頂嘴。素臣忙勸止道：「嫂嫂息怒，不必打他。小丫鬟們最喜歡報新聞，那知利害，卻並非懷甚歹意。如今已蒙母親擇於五月初八日領回完聚。從前之事，帶考較他則甚。」古心夫妻俱各歡喜，也就放了秋香起來。

次日清晨，田氏因璇姑吉期較近，忙忙的收拾房間，停當床鋪，知道璇姑通曉文墨，在書房內取進一張書架，使他安放書籍。一切文書之具，都替他擺設在一張四仙桌上。又將自己房內一把十九回的花梨算盤，也拿了過來。素臣笑道：「娘子如此周致，可稱賢德夫人。但你雖無醋意，我卻饒有酸風，幾時得脫這頂醋浸頭巾，方與你是一雙兩好！」田氏也笑道：「人情喜新厭舊，奴家此時雖無醋意，焉知將來不忽起醋心？只怕官人才脫了醋浸頭巾，又戴上醋浸紗帽哩！」素臣大笑道：「果然，果然。你看，如今作官的，那一個不懼內？我之所以偃蹇諸生，未必不受你賢德之累也。」夫妻正在謔談，文虛傳稟，觀水高升，報人在外討賞。素臣忙出廳來，只見報單高貼，上寫著奉旨特授國子監司業字樣。素臣道：「五老爺散館未滿一年，因何得此超擢？」報人道：「聞說是時太師保舉。」素臣點點頭，發去訖。

轉盼已五月初二，一早下船，恰遇頂風，再行不上。素臣心裡焦躁，把船家一齊趕上岸去扯牽，足足拉了一日，只行得二三十里。素臣夜裡催著要開，船家道：「又無月色，風勢又大，除非不要性命也，行不去。」素臣無奈，只得和衣睡下。聽到半夜，那風勢越大起來，心裡焦急非常。到五更，聽得風略小些，船家被素臣催逼不過，一早就開了船，也走了二十多里。那知將到午時，竟狂天倒地起來，刮得灰沙瓦礫，滿天雪亂。船上水手，把樁槓打了又打，一個個都鑽向艙底去了。素臣此時，率性丟了肚腸，躺在鋪上納悶。這風足足的刮了一周時，到次日己牌方住。素臣見風一止，即催開船，行了半日，遭了五十多里。素臣道：「今日月雖不久，卻沒甚風，再沒得說了。」水手們扯的扯，搖的搖，趕了一夜。次日節日，素臣多買酒肉，賞賜眾人，要他出力。誰知有兩個酒鬼，吃得爛醉，隨你打罵，只顧打鼾。人手少了，反趕不出路來，極峰催擡，至二更天頂關歇下。等到天色將明，素臣已是上岸，吩咐文虛看船。忙忙的走到湖邊，只見大郎門上一把鎖鎖著，寂無人聲。素臣著急，慌問鄰居，有一老人答道：「他家搬了。」問：「何日，搬往何處？」老人道：「是昨日夜裡搬的，並沒通知鄰里，不知他搬往何處。」素臣連問數處，都是一般說話，只得仍回關口。正是：

鴻飛雪散寧留影，雁去雲空已沒痕。

總評：

書之命名，至八十七回始出。八回之「春風曉日圖」，其篤矢也，故以係在褲帶。及「見巾如見奴」等語，隱示輕褻，不足當命名之意，俾明眼者思而得之。然使明眼者一思而即得，或深思而得之，猶非至文也。文家有一翕一辟、一陰一陽之法。前回之隱示輕褻，「辟」字訣也；此回於梁公口中提出「攘斥異端」正意，而雲他日功業兆於此圖，是又明以此圖為名書之故，乃「翕」字訣也。一辟而陽氣外泄，端倪可窺；一翕而陰氣內藏，徵兆無跡。雖使明眼人深思十日，亦彷徨而莫測矣。法至此，乃凝於神！文至此，乃幾於化！

寫日京愛才，如李龍眠畫，純用白描，將一副真誠爽快，血氣熱腸，曲曲繪出。古詩云：「買詩繡作平原君，有酒惟澆趙州土。」平原何足繡，亦非酒豪。繡日京，以酒日夜澆之可也！日京、大郎止各打數拳，拉斷一根柴棍，而妙筆寫來，便如惡虎搜山，毒龍攪海，聲勢百倍，氣象萬千，豈非文豪？

日京、大郎神力，觀者目駭神驚，乃忽嵌入素臣，使半日驚天動地之事，消化淨盡。此為立地翻空之法，令水手舵工，杳然入迷，不知素臣是人是鬼，是天神是精怪，真奇文也！十友言志，獨空梁公，留俟後補，既極活變；而此回補志，乃由日京代吐，是活中有活，變中有變，更無窮矣。三多情人語，將首回言志，此回補志，並六回之送被，八回之贈帕，打疊一片，如天衣之無縫；而二十三回之比翼鳥，亦躍躍欲出，真屬絕世奇文！

由日京補言梁公之志，活變極矣。尤妙在未補以前，先提日京大開眼目，大郎眼界一空，而斷以素臣東周可為之論，是不啻三人各言其志也。日京、素臣皆已言志，而重複見奇；大郎不居十人之列，而單詞見意。活至此，乃真如月魄之蕩水！變至此，乃真如絲弦之化龍！

大開眼目、眼界一空、東周可為三言，如操左券。而譏貶《滕閣》，復為素臣「長歌」蒿矢。聯絡回互之法，至密亦至靈也！水夫人學問，此回初見一斑；素臣發抖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復將家教之嚴，一筆寫盡。有母如此，而子不聖賢者，吾未之前聞！

秋香喜報新聞，亦於此回初見一斑；秋香笑喜喜取茶盞，情見乎辭色矣。極些小處，亦必有起伏之法，文可易言乎！